

後漢書

列傳

卅七

後漢書

廿八

李固杜喬列傳第五十三

范曄後漢書六十三

李固傳

子變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

在數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

文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

千石見相書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射承

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

識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

公府省父母不令歸諸生知是郃子遂



李固杜喬列傳第五十三



范曄後漢書六十三

李固傳

子變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

在數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

文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

千石見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射承相書

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

識縉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遂

公府是省父母不令歸業諸生知是郃子

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

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言復繼其

父為公也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

不就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陽嘉二

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續

書曰陽二年詔公卿舉敦漢詔又特問當世

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

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大於國兵

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寶有山川史記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哉

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

險在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灾

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

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命爵命也言

加爵命也今之進德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

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

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

以淳厚之風不宜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

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

母何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

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至今聖躬

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殆危龍興即位

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

當沛然思惟善道沛然寬而論者猶云方今

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

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主豈

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

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

娥也

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

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

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

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

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

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

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

也按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今梁氏戚為

椒房禮所不臣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三世內

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求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使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列郡而諂偽之徒

位

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司馬一人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

下民將盡病也。叛反也卒盡也癰病也詩大雅九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

道下人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盡病也

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

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

宜君命諭於人則宜如人喉北斗斟酌元氣

運平四時。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酌元氣

法也天皇斟酌元氣陳列尚書出納王命賦政

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四海賦布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灾

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

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

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

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

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

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義也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

之則天下無不此言勳之於內而應於外者

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門隙一開

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

能復禁化導以之浸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

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為太史令

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細音抽招會群儒引問得失指擿變

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

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

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

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

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

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

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

臣死順帝覽其封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

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困為議

郎而阿母宦者疾困言直因詔飛章以陷其

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將軍

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

○劉劭曰按固前已云為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叙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

復拜議郎少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

綬還漢中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匡解印綬處也故關

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杜門不交入事歲中梁商請為

從事中郎商以右父輔政而柔私自守不能

有所整裁灾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

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

開義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

以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盟也何休

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受命王因儀父先

與隱公盟假以見褒賞義○劉攽貶無駭以

曰注為其盟盟也案文少一公字利門開利門開

不氏與之也君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

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

屬外伯榮王聖女也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

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

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

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守死善道論語

魚為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

有餘年聖嗣未立群下繼望○劉攽曰按繼

可施於此蓋本是一繫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

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

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

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姊為昭儀專寵成明將

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

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

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

而沉陰鬱決雲起貌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

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

可為祗畏祗敬也言天無親踈惟善是與可敬威也書曰皇天無親加近

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盡也端門太月者

微官南門也

大臣之體也前書李尋上疏日月者衆陰夫

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易

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史記蔡澤謂范雎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

也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

盛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是以賢達

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全名養壽無有

怵迫之憂為利所誘怵迫於憂勤誠令王綱

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

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

而耕禹不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

天下吾子子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而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悒悒然耕豈與此外戚凡輩耽不顧亦見呂氏春秋

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在天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謂靈輒也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求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臧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

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滅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

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

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芝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

安國者以繼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

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秦欲代楚

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為增使容

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子

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于方在此守封疆謹

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

反在此懷霸王之餘彘備治亂之遺風昭奚

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

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

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圍曰楚之白珩

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

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

相能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

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

不同也

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

故群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

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子夏

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

秦欲

代楚

昭奚

恤乃

為增

使容

昭奚

恤多

孫圉

白珩

楚之

未嘗

為寶

也楚

人有

觀射

父能

作訓

秦使

懼然

遂為

寢兵

昭奚

恤乃

為增

使容

昭奚

恤多

孫圉

白珩

楚之

未嘗

為寶

也楚

人有

觀射

秦使

懼然

遂為

寢兵

昭奚

恤乃

為增

使容

昭奚

恤多

孫圉

白珩

楚之

未嘗

為寶

也楚

人有

觀射

秦使

懼然

遂為

寢兵

昭奚

恤乃

為增

使容

昭奚

恤多

孫圉

白珩

楚之

未嘗

為寶

也楚

人有

觀射

秦使

懼然

遂為

寢兵

昭奚

恤乃

為增

使容

昭奚

恤多

孫圉

白珩

楚之

未嘗

為寶

也楚

人有

觀射

秦使

懼然

遂為

寢兵

昭奚

恤乃

為增

使容

昭奚

恤多

孫圉

白珩

楚之

未嘗

為寶

也楚

人有

觀射

秦使

懼然

遂為

寢兵

昭奚

恤乃

為增

使容

昭奚

恤多

孫圉

白珩

楚之

未嘗

為寶

也楚

人有

觀射

秦使

懼然

遂為

寢兵

昭奚

恤乃

為增

使容

昭奚

恤多

孫圉

白珩

楚之

未嘗

為寶

也楚

人有

觀射

秦使

懼然

遂為

寢兵

昭奚

恤乃

為增

使容

昭奚

恤多

孫圉

白珩

楚之

未嘗

為寶

也楚

人有

觀射

秦使

懼然

遂為

寢兵

昭奚

恤乃

為增

使容

昭奚

恤多

孫圉

白珩

楚之

未嘗

為寶

也楚

人有

觀射

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
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
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
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
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群望瓊久處議郎已且
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隆高也崇重也光
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
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
勅令起又薦陳留楊倫倫見儒林傳河南尹存東

平王惲陳國何臨

臨字子陵熙之子為平

清

河房植等

植見黨人篇也

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

遷瓊舉以固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察
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為
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
試尚書即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
吳雄上疏以為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
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
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

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自
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
又宜止盤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
諸列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入無惠者
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即
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
崩梁太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
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
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入

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

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於沙丘胡亥

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丞相李斯為始

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
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改去始皇所封
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亥近北鄉侯薨閻

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

之事江京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此天下

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聞

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

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

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

也宣帝戒鄧閻之利謂鄧太后立殤帝也

而崩又立安帝時十餘歲閻太后立北冀不

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

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

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

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康陵殤其於

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

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

者一皆存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

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

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肯遂

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

承天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臣

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

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太公其法日

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綉文綺弗衣也奇

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泆之樂

弗聽也。宮垣室屋，弗至也。棖，楹柱也。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酸餒不易也。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聿，述也。詩大雅曰：文王烝哉。通追來。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開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慕求好馬，臨窻呈試，出入踰侈，輜輶耀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

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璽，旋偃仰從。替搔頭，自此官人搔頭，皆用玉。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賞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姦軌。善曰：璇璣，玉衡也。以齊七政。孔安國注曰：璇璣，王也。璣，衡也。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姦軌，注曰：群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賊，姦軌注曰：群行攻劫曰寇。口姦，在內曰軌。則責在太尉。續漢志曰：太尉課歲盡，則奏殿最而行賞罰也。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象等攻燒城邑。廣陵賊張嬰等攻殺江都長九。江廣陵是荆

陽之地故云兩州也千里蕭條北人傷損大化陵遲而

誡疵先王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

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

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書奏冀

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

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

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

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永尚可活時冀亦在

側曰恐吐不可飲永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

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

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

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荆州刺史梁商弟讓為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

別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南陽太守糾豪傑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

子弟為令長貪濁者徵拜為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先

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

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

而頻年之閒國祚三絕順帝崩冲帝立一年崩今

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

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
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
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
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
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
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
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昌邑
哀王子也昭帝崩霍
立光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
日博六陸平取其嘉名無
此縣也食邑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
北海河

霍光召丞相已不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
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
前離席案劔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
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
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國之興
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
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
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
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
之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未
別埋而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
易奪之

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又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懾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

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

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

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字林日鈇

鑽榭也鑽音質榭音竹心反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

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

爲已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

固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殮於本郡境埔之地不得還墓塋汚先公北域見謝承

也書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

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

宣文帝宣帝皆群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

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

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

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

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

固二子基滋於偃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

記曰基字憲公滋字季公並為長史聞固策

免並去官上歸巴漢南鄭趙子賤為郡功曹

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

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勅

吏驗實小子變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

固尸於四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令有敢

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

字恒直明陵人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遊學洛陽

也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蒼右秉鈇鑕詣

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

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

頭門門外有萬壽亭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

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

乎腐生者猶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

言腐儒也

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亮長歎
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天高不敢
不跼地厚不敢不踣踣曲也踣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踣也耳目適
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
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游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義不交非類常耦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食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遂

敘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

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

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

言迹以為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穎川杜訪汝南鄭遂河

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服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

變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

歸鄉里時變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

妻賢而有智見三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

妻賢而有智見三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

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

太公謂祖密與二兄謀豫藏匿變託言還京

父部也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

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

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六尺謂年十五以下

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變乘江

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謝承書曰

變遠遁身於北海劇託命而成賣卜於市各

為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

恒人以女妻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閒梁冀

既誅而灾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

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

并求固後嗣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

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

悲感傍人既而戒變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

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

絕今第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

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

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變謹從其誨。後王成卒。變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變上奏曰。續在

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變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變為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為官。詔書復橫發錢二億。以實西園。事見宜變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

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劉
汝曰案甄邵遷為郡守不得言受封未知當何字或云少一璽字先受璽字謂拜郡詔也
邵還至洛陽變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答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變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傳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續漢書曰累世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少

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瑗等減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第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

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與長佞諛臣聞古之
明君寢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
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功之紱紱蒼頡篇紱也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
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
貧券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
處得其資券前書音義曰資利也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
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

史种高舉劾求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
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
肯與冀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
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
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
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持有司奏曰春
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宜備禮章時進微幣奏可於是悉依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一萬斤又冀屬喬舉汎
宮為尚書喬以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

日恠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回邪也撓曲也由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也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生耿伯嘗與鮪同止冀調吏執鮪為喬門生冀愈怒使入脅喬曰早從宜

妻子可得全

從宜令其自盡也

喬不肯明日冀遣騎

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

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家屬故人莫

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

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

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

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鈇鑕詣闕上書并

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

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

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蕪長蕪今徐州政有

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

也匡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章字叔東也立言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弘大也言踐行

踐立其言以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已而已哉徇求

將以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

死與義合也槩節也立身之道惟孝與夫專

為義則傷生賤生也專為已則損仁若義重

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孟子曰

欲能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
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
者不可得兼舍
生而取義者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

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

之不為求生以害仁也論語無求生以害
仁有殺身以成仁順

桓之閒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

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貌
也易曰

確乎其不可拔論語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

夫覆折之傷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
餗言不勝其任也觀其發

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罪猶憲憲而

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
戒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同職朋心合力朋猶同也致主文宣抗

情伊稷伊尹后稷也道亡時晦終離罔極離被也毛詩曰

罔極讒人變同趙孤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

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屠岸

也賈世載弦直也載行

李固杜喬列傳第五十三 王師道校正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范曄無載後漢書六十四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漢書作佑陳留長垣人也父恢

為南海太守恢或作悞音徒監反祐年十二隨從到官

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

汗取其青易書復不

簡義見劉向別錄也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

領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

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

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

後漢書卷之四十四

也。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遠在海濱。其俗五也。裴氏之說。則為審矣。

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

所望。希望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也。

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微名。要也。

也。音江。堯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夫其儉。故俗傳王

陽能作黃金。嫌疑之閒。誠先賢所慎也。校

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季札也。

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不受贈遺。常牧

豕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十。行吟經書。餘乃為郡吏也。

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

子無恥。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

舉孝廉。陳留者。舊傳曰。太守冷宏。召將行郡。補文學。宏見異之。擢舉孝廉。

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

時與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較。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者。行祭為道。

路。祈也。周禮。太取掌王玉路。以祀及祀較。注云。較。祀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栢為神。

注。祭之以車轅較而去。喻無險難。○劉放曰。注以芻棘栢案禮記云。菩芻棘栢。此少一菩。

也。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

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

後漢書卷之四十四

二

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時公沙穆來遊太學

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春祐與語大驚

遂共定交於杵曰之閒祐以光祿四行遷膠

東侯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時濟北戴宏父

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

誦誦之音竒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

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尚書官至酒泉太守濟

朱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為

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

鄙郡遭明府咸以為仲尼之君國以小人少

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

異其對即日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

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

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

人懷而不欺番夫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

為父巾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

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

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

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論語

子之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立男子

母並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念思難又曰一朝今若背親逞怒若汝也白日殺入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在手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送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

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謂以繩為繯投之而祐在膠東九年陳留耆舊傳曰祐處同僚無私書

不入京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

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
祐為河閒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
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
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鮑陽侯相鮑陽縣屬
汝南郡皆有名於世陳留耆舊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音紂

延篤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犍人也犍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
也南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鄂長風俗通曰吳夫槩王奔楚封堂谿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旬

日能諷誦之典深敬焉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記紙不可寫傳乃借

李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

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

十與游夏爭匹也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

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

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

其後於畎畝之間前書龔遂山陽南平陽人

在今兗州鄒縣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

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

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殺梁

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云動依典

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

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

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

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前書趙廣漢張

駿俱為京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

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

并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

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篤發書收客曰大

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

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

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

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

夫仁孝之辯辯爭紛然異端互引異文代取

事據代更可謂篤論矣篤厚夫人二致同源

總率百行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非復銖

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

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
略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
則功濟於時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
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
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
節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
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
榮華紛縟說文曰縟繁絲飾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
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四體謂手足也枝

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
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子太叔何謂禮對曰聞

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

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載有若之詞也然體大難備

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
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
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

序四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

若先孝後仁則曾參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

不得不得不賢於顏子顏回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顏回真舜顏回是也顏回

純德既備或仁或孝若備而體之則各有其目

公劉曾參是也史記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

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

其義也曾參夫曾閱以孝悌為至德曾參管仲以

九合為仁功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

仁九合者謂再會於野兩會于幽未有論德

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

稱者也前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於薦時在

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

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書止文

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

也道之將廢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

也與命也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孔

國庄尚書曰昧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

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周公攝政七

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

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

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楚詞高堂邃宇鏤

軒樓也言誦經典之餘投板也射閒隙而翫百氏也

洋洋乎其盈耳也洋洋羨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渙爛

兮其溢目也煥爛文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章貌也

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宋王

方地為輿負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

天為蓋也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

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高鳳讀書不知

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

暴雨事見逸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東

脩已來東脩謂東帶修飾鄭玄注為入臣不

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

交不黷易繫辭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

不慙報色媿日報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

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

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

傍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搯劍曰容

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技左謁右也

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不以善

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

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備之也

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錮謂閉塞

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

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篤論解經傳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焉

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所著詩論

銘書應詔表教令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

文不史弼傳弼而弼不與弼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

佞諂至尚書郡守續漢書曰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

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列郡弼年二十

為郡功曹承前太守宋訢穢濁之後悉條諸

生聚斂茲史百餘人皆白太守埽迹還縣高

名由此而興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勃

海王惺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

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

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

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

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謚曰

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之

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孝景皇帝驕梁

孝王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

前曰千秋萬歲後傳王爰盜而二弟階寵終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盜也

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盜之變竊

聞勃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

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

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群不逞之人剽音匹抄反內荒酒

樂出人無常所與群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實行

也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

之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州司不敢彈

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

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恐遂滋蔓為害彌大滋長蔓延也左

氏傳無使滋蔓蔓難圖也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

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

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

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

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

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

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

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為嬰陶王弼遷

尚書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奉鈞黨鈞謂相連也

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

上詔書前後切却列郡却退也髡答掾史從

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戀反坐

弼而責傳舍召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

其五有黨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

見漢官儀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

植有名當朝福及帝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二家賓客互相譏搗遂各樹朋

徒斬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見黨人篇序也平原何理而得獨

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界也理正也左傳

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前

曰九人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

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

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濫刑濫罰以逞

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巳所

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

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俸音扶用反濟

活者千餘人弼為政特挫抑疆豪其小民有

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
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音屬
之欲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
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
因達覽書○劉放曰樂文說字弼乃大怒曰
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
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千餘
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
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

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
崤澠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虛臣選
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
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昔人
刳頸九死不恨刳割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
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
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
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郡邸若今行
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

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蠻乎陶立洪曰

青州先賢傳曰洪字子休平原人也清達博辨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

昔文王牖里閔散懷金

牖里殷獄名或作菱亦名菱城在今

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閔天學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

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後乃求有莘義女驪戎文馬

有熊九駟宅奇怪物因殷孽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史弼遭患

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竟歸

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何

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

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為彭城相會病卒裴

瑜位至尚書

先賢行狀曰瑜字維璜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為成

器醜義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

貞直吳季英視入畏傷發言烝烝烝烝猶仍也似

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摧枉又何壯也仁

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前書王翁孺曰聞活千人者有封孫

吾所活者千人世其與乎○劉史弼頡頏嚴

放日注有封孫案文少一子

吏上頡頏猶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左傳晉卜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傳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

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

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

書以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左傳曰

日人亦有言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

將及焉杜預注曰發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

寡婦所宜憂也漆室有倚楹之戚琴操曰魯漆室女

不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

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

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

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自縊而死劉放曰注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一以字

憂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丈夫立爭友義貴切磋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

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言友之相規誠如骨象之見切磋書陳謀及

庶人尚書洪範曰謀及庶人也詩詠詢于芻蕘詩大雅曰

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萇注云芻蕘採薪者也植誦先王之書久矣

敢愛其瞽言哉無月朋曰瞽朋音直忍反今足下之於漢

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

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

攢耳而聽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也謂準之前

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見和帝紀尋春秋之義王

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

筮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均以下古之制也今

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

橫叨天功以為已力乎叨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也

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競也仍

外求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

岳勃碣勃勃海也碣碣石山也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

比尹氏立朝之變

左傳曰楚公子比奔晉靈王立子比奔晉靈

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立為君比弟公子棄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

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

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

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

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以樹為喻也謂京師為幹四方

為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

獨為奉山園也武並不能用列郡數命植皆不就建

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

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

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

詁事也言解其

事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

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

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

回冗猶紆曲也

臣前以周

禮諸經發起批謬

批謬不成喻義之非僻也

敢率愚淺為

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

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

也而上顯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

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

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

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似科斗因以為名前書謂

文字為小學也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

父子並敦悅之與于衆也自有傳左傳曰却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今

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

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宜置

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

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

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

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

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

漢記言中書以別於外也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

書光初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

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朧王侯其舒五行

傳劉向所著朧者月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向以為君舒緩則臣矯慢故日行遲而月行

速也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

子避位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移時災於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

注曰避正寢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閒者日

食自已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
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治當寬明近色信
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
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
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宥之也三曰禦癘防
疫癘之氣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
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
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
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也禦癘者宋

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
之來皆由於此宜敕收捨以安遊魂后以王

所構變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
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於天上
帝震怒罪在難赦也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

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脩禮者
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

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
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

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
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

唐之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希求遷舉法也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蠲除也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貞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黄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

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群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

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即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劉放曰：案文少「天下震怖」字，不成文理。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詭，詐也。轅轅道在今洛州緱氏縣東南也。卓果使入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列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

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桓，涉鮮卑，討柳城，登百狼山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

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

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也。善善及子孫，資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急

也。存其子孫，并致薄醊。醊，祭也。音張，芮反。以彰厥德，

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

中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車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為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危亂而見貞良之節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則盧公之

心可知矣夫蠶蠶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

諸之倫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未有不

穴豫奪常者也穴人行貌也音淫言穴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

當植抽白刃嚴閣下之追帝河津之閒排

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豈先計

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也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是顛沛必於是馬融注云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趙岐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邠

史臺因字臺卿以其祖為御史後避難故自

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

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

融相見三輔決錄注曰岐娶馬融女宗姜為妻數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

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
亦厲節不以妹尊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
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
高士未嘗以衣裾蔽其門也歧曾讀周官二
義不通一往造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
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自慮
奄忽乃為遺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
箕山之操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
許由所隱處也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
可立一負石於吾墓前列之曰漢有逸人姓
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

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
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
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皮氏故城
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曰歧為長抑疆討姦大興學校也會河東太守
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歧恥疾
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為功曹先
是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玆音
郡人以玆進不由德皆輕侮之歧及從兄襲
又數為貶議玆深毒恨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

工草書。稱予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崔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延熹元年。玠為京兆尹。岐懼禍。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玠果牧岐家屬宗親。陷

以重法盡殺之。決錄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仰。

許河東從事。為玠所殺。戩音翦。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

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

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

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入密

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省

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

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

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

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危屯歌二十

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

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

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

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

為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閣豎專權。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一章。上

之留中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

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

者徵歧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

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

守行至襄武縣名屬隴西郡歧與新除諸郡太守數

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為帥歧詭

辭得免展轉還長安決錄注曰歧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

草中十二日不食也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

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歧

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歧宣揚國命所

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

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

歧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歧深陳天子恩

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

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歧期會洛陽奉迎車

駕歧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

至興平元年紹書徵歧會帝當還洛陽先遣

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歧謂承曰今海內分

崩唯有利列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
年穀獨登兵人差全歧雖迫大命猶志報國
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
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
上救入之策也承即表遣歧使荆州督租糧
歧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
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歧
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歧以
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為司空舉以自代光

祿勲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歧
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

壽藏謂冢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
如壽宮壽器之類冢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

圖季孔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
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
墓中聚沙為牀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
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坎歧多所述作著孟

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世決錄序曰三輔者

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以陪諸陵五方
之俗雜會莽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函也

其為士好高過義貴於各行其俗失則趣勢
進權惟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
而聞故老之言月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必能
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
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
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迹從逮武以來暨
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王石朱紫山此
定矣故謂之決錄矣○劉放曰正文著要子
章句案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
歧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
也

贊曰吳翁温愛義干剛烈謂以義干梁冀爭李固也延史
字入風和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子幹兼
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

掖之衣此君子有道藝者所
衣也相承本作縫義亦通
邠卿出疆專命
朝威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張鼎王鰲雙校正

聚
五
雙
交
五

吳
漢
史
蓋
陵
侯
斬
裴
五
十
四

諱
煥
關
世
林
野
野
事
公
下
水

外
大
家
傳
康
平
香
德
福
祥
神
殺
破
生
靈
命

